

Wang Wei Zhong
王伟忠

在台湾娱乐圈，王伟忠如同一个传说。台湾“眷村文化复兴”每一次小小的浪潮，背后都会指向他。《康熙来了》中，小S经常拿他当话题，说伟忠哥总是以“缺席”的方式在场。对于很多圈内人来说，伟忠哥是一个幽默、容易亲近却在工作起来异常认真的老板。他被奉为“台湾娱乐教主”，开创了台湾新闻节目的综艺化，树立了台湾综艺节目的标准，责任与戏谑兼得。围绕在他身旁，形成了富有人情味的“伟忠帮”。



王伟忠

在各种风潮中虚度人生

如果说，在《中国梦之声》的舞台上，众人看到的是王伟忠的儒雅，那么，在舞台剧的世界里，王伟忠就是个敢作敢为的“疯子”。无论哪一面，听伟忠哥说起来，就是头头是道，令人心向往之。

■文 | 王姘 ■图 | 资料

只想做一个中间调和者

Q:这一次监制的《当岳母刺字时，媳妇是不赞成的!》真是好长的话剧名，听上去就有点无厘头，灵感来自哪儿?

A:婆媳关系是一种永恒的话题，希望通过历史素材，提供一种婆媳关系调解的可能。我为什么关注“婆媳关系”?那是从《双面胶》《蜗居》这些电视剧开始的，这类题材现在内地电视剧市场正当红，婆媳矛盾千古流传，本来就不是这个年代诞生的问题，但正因绵延千百年也没被彻底改善过，才想要做一台戏，以戏剧表现手法幽默地将其“化解”在舞台。这个以婆媳关系为讽谏、充满趣味的剧场，干岳飞何事?看看这副对联就知道了:‘齐家真不易，报国有何难’。这戏里有张大春的想法加上谢念祖荒谬的导演手法，用疯狂且不同的角度来诠释这个故事，我在中间就是一个调和者，至于真的岳母在刺字的时候，媳妇儿到底赞不赞成?……我哪儿知道!

Q:《当岳母刺字时，媳妇是不赞成的!》怕不怕会水土不服?

A:我觉得伟大的民族，伟大的城市是接受各种各样的文化的，就像有人说东北的二人转南方人看不懂，海派清口北方观众不喜欢，郭德纲相声在南方不受欢迎，我觉得这都是暂时的状态，一段时间之后，整个大陆会更开放，任何文化都可以接受，东欧的芭蕾舞、美国的好莱坞、日韩电视剧，没有问题啊!至于《当岳母刺字时，媳妇是不赞成的!》到底好不好看，观众9月12日至15日来看就知道了。对我来讲，我赞同电视人做不同形式的创作，我做的栏目有时就很难讲是什么形式。不见得台湾制作人把台湾那一套拿到内地来就会很火。我还蛮想带一些创意人在大陆这边做一些有趣的表演，不管是影视、舞台剧还是各个方面，但是我必须要花很多时间落地生根，去体会这边的生活。

Q:说到台湾话剧圈，最近出了一件大事儿，就是李国修老师过世了，您和他有没有交集?

A:李国修最早出道时也曾做过电视，当时那个叫《综艺100》的节目曾颠覆了台湾地区的综艺历史，他创作的短剧、小品让人捧腹又很有深意。可惜，等我当兵回来进入《综艺100》没多久，他就退出电视圈专心舞台剧了。我到现在还记得，他总说“做电视就像挤牙膏，挤空就没了。”这句话给我一直铭记，时不时在其他领域吸收养分，不让自己被掏空。李国修的戏剧精神也让我印象深刻，他总说，人一辈子只要做好一件事，就功德圆满了。而这件事对他而言，就是“开门，上台，演戏”。

还是只想做绿叶

Q:最近，大家特别关注您，因为《中国梦之声》，做评委的感觉怎么样?

A:我看到现在内地的综艺节目像雨后春笋一样地起来，其实在综艺节目中，台湾人很早就开始跑世界了，看了很多现代流行的东西。但真的机会来临还是现在，我已经五十多了，快退休了。不过依旧能够碰到这种状况还是很欣喜，所以来取取经。我得到最后还是选手是花，评审是绿叶，我到今天还是这样做，相信最后还是选手精彩。试试看没有选秀，只让几个评审说上十来集，那不是打麻将说相声嘛。

Q:因为做评审，您也成了风口浪尖的话题人物，您介意吗?

A:我19岁就在媒体业，我觉得人在媒体业就跟叶子一样，媒体就是风，把这个叶子吹得满天飞来飞去，叶子没有办法作主，就是飘来飘去，面对炒作只能无言以对。这

个都无所谓，我们做节目也会添油加醋，这个无所谓。

Q:今年版权类的音乐节目特别多，您怎么看?

A:每个地方做节目的成本不太一样，其实台湾地区以前也是一样，很多节目也是看国外的感觉，也有这样半模仿的状态，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版权的概念，有点这样的感觉去做节目，但不是全盘买版权。买版权的好处，就像是买了一套使用指南，完全把方法写在里面，会很快从节目里面把技术提升。很多大型的活动都是这样子，引进外国的团队进来，他们走了之后，技术就留下来了。很多国家一开始做任何文化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进步，都是用这套方法，现在刚好是这个时候，我觉得内地做节目，基本上就是买拷贝回来，然后就看各台怎么样进步。再下一个阶段，因为技术层面提高了，接下来就会开始技术完了就是艺术，艺术完了就是魔术，魔术完了就是巫术，越做会越顺利。所以买拷贝的方法，如果把技术提升到一定的地步，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。

人在媒体就跟叶子一样，媒体就是风，把这个叶子吹得满天飞来飞去，叶子没有办法作主，就是飘来飘去，面对炒作只能无言以对。

永远高人一等地做节目

Q:您既了解电视，也接触话剧，您觉得哪一种制作人难做一点?

A:我到今天也认为，不管是做电视、戏剧还是传播，能反映一个社会变化的就是最好的制作人。我们的公司文化是用喜剧的、创意的、充满社会气息的方式去创作。而电视，就是市场化的一个东西，能娱乐到大家本就是好事，但电视节目归根到底还得跟市场挂钩，它和电影不同。电影也有商业片，但还是会有纯艺术作品，电视则纯粹是市场性的。我们电视人的人生就在各种风潮中虚度了。做节目你最多高人一等，而不能高他三等，尤其是做电视。电视不是一个艺术，或者说它是一个很通俗的艺术。他的时间性比较短，它要能最快地反映社会、反映生活的东西。把这种东西放在你的节目里，甚至戏剧、纪录片里，放在各种东西里，才是最重要的。

Q:在大家看来，您什么都尝试过了，还有什么您想做的吗?

A:这个问题有趣。我想做老人节目。我觉得一个人要随着自己的生活和年纪的变化做不同的体会。我两个女儿现在也长大了，也会遇到女儿交男朋友，我这个爸爸的情绪有起伏等诸如此类的问题。所以我想做一个这样的节目来让这个社会重新体会一下这样的事情。当然还有就是我也慢慢地老了，对老人那种黄金岁月里又有爱情、又有亲情、又有友情的东西很有兴趣。你会随着年纪做一些变化，那样无论活到什么年纪你都会觉得很有趣，也不会觉得人生白过。